



欧致富 著

戎马生涯

戎马生涯

欧致富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戎马生涯

欧致富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0.25印张 插页8 233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800册

书号：3113·311 定价：1.70元

戎马生涯

杨尚昆

杨尚昆同志题字



邓小平同志与作者在一起



欧致富同志

前 面 的 话

十二大闭幕的当天晚上，我得到我们代表团的允许，提前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太行山抗日老根据地去“还债”。

这“债务”是这样的：今年三四月间，山西省左权县委、县人民政府给我发来邀请信，请我务必在五月二十五日前到达该县，参加他们主持的左权将军殉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这无疑应该是应该参加的，但偏偏军务繁忙，无法脱身，我只好向他们请了假。此行就是还这个“债”。

到得左权县，才知道他们替我把活动日程安排得妥妥贴贴。第一个内容当然是瞻仰左权陵园。接着就是找老人叙旧，重访当年古战场。在那里，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当年老房东，访问了三枪撩倒两名敌人的民兵神枪手，也访问了配合保卫黄崖洞作战的老民兵。随行的县党史办工作人员，忙不迭地记录着。我不禁自忖：我成了被“抢救”者之一了。在访问到八路军总部旧址之一——武军寺时，我向一位年近四十的大队干部问话。他只知道，这庙宇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都曾住过，但具体住在哪间房里，当年的房子模样怎样，他都不得而知。同行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你怎么不先问他哪年出生的！一问，我也笑了起来：原来他那时还未出生！我因此不胜感慨：弹指之间，这都成了“史”了。

回到县城，县里同志一定坚持叫我向机关干部及中学生们

谈谈当年八路军总部及其特务团在左权、武乡以及整个晋东南的一些战斗情况，我不敢贸然答应。因为全面讲，那是党史学家的任务；要详细讲，我还得跑上十天半个月，看战地，忆当年，核对资料，方敢启口。不过，我最后还是将自己当年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主要活动讲了。这样做，是因为一个被老家伙们视成笑话的理由打动了我：

县人大常委的一位副主任——当年的小八路告诉我说，他接待过几次教历史的中小学老师。这些教师们都提出差不多同样的问题：“集总”是哪位元帅？刘师和欧团是什么人？打起仗来那么厉害！我不禁苦笑。我们的后代，多么需要掌握历史知识啊！这方面知识太贫乏，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就很难传到他们身上。给他们讲点革命史，是老一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联想到我的一些老部下曾经提出的要求，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为保卫四化而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在的部队，也云集前线。他们仗打得很好，克高平、捣谅山都有他们的功劳。当年的小八路、小解放军战士，现在都已走上军、师的领导岗位。战后，他们告诉我，现在后生更可畏，部队里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英雄娃娃兵，千万的接班人站在我们面前了。只可惜他们绝大部分来不及熟悉自己部队的英雄史就上了前线，回防后，他们大部分要送军事院校深造，输送给非参战部队。老部下恳切要求我回老部队，讲讲部队史，我一直因为军务繁忙没有应约。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中青年代表参加大会的老部下，再次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此次太行山之行，也该还还这笔“债”。于是，我不避浅薄，讲了我所能回忆到的一些主要情况。

从太行山回来不久，我离休了。回想起一些往事，这“还债”的心情就更迫切了。

那是全国刚解放的日子，我结束了二十多年戎马倥偬的生活，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幸存者。环境平静了，心却沸腾不已。在我身边倒下的战友，不说上万，也足成千了。广西刚解放，我驰车千里第一次探望家乡，心想可以会会当年同我一起出征的不少战友。谁知回到县里，大失所望，全县参加红七军的几百名战士，剩下的人数不多，大约只有三几人。战友们的家属不断向我打听他们亲人的下落，我只能含糊其辞，心怀内疚，但也因此使我更加怀念已故的战友。不久，我调到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填写履历表，表上所写的每一阶段都要填证明人，一填起来，我才发现许多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绝大多数已经裹尸疆场了。那时我就发了誓：要克服文化低的困难，一定要好好写他们，写我亲爱的战友，写这些光荣的烈士，证明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是我们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我自己记了密密麻麻两本笔记，回忆战争年代的点点滴滴。这两本笔记就是现在这本小册子的胚胎。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力图每篇文章都记述一两个战友或领导的英勇事迹，作为永久的怀念。

我知道，尽管我竭尽全力来写，也还是会挂一漏万的。这次上太行山之前，我曾决心一一录下黄崖洞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一百多名战士的名字，结果没能做到，只在当年刻的碑文上录下四十名烈士的名字，其他的都成了无名英雄。而我一直以为他还活着的我的亲密助手副团长赵玉珍同志，也已在我当年离开太行不久，在一次解放左权县及祁县的战斗中牺牲了。在左权县烈士陵园看见他的碑文，我热泪都涌出来了。我想，如果

我们亲身经历过那血与火的严酷斗争的人，都来写，都来回忆，都来挂这个“一”，集中起来也能成百成千，而不致于漏万了。因此，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坚持整理出这本小册子，奉献给希望知道我党我军历史的同志们，也用以悼念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

这本小册子虽是挂一漏万，但它是二十年战斗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想的真实记录，其中有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时的痛苦，还可以看出我从一个小泥水匠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历程。看到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党的培养、各级领导和周围同志们具体帮助的结果。党的教育、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对我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动力。这一点，在我独当一面时感受特别深。例如，解放战争初期，我担任骑兵22旅旅长，后调到热中分区独立一师当师长，因为远离东北局，远离我警卫了他们八年的朱、彭等首长自己独立作战，就有许多事处置不当，致使部队所占地盘不断被敌人蚕食。那时我就深深地感到，自己扭转局面的能力太低了。也说明我一生虽参加过许多战斗，打过一些胜仗，这主要是上级指挥正确，全体战士齐心协力的结果。这本小册子主要是记录领导和同志们的功绩，但因为是通过我个人所见所闻反映出来的，所以将书名定为《戎马生涯》。

这本小册子，得到了我的老部下张武、周隆杰、廖达深、张付华、黄立秋等同志的协助，将我散乱的笔记整理成文，特此向他们致谢。

欧致富

目 录

前面的话

第一辑 从红河到延河

风暴少年·····	(3)
新的斗争·····	(14)
苗山筹粮·····	(20)
奔向井冈山·····	(25)
红七军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	(30)
中央苏区生活散记·····	(43)
围困赣州·····	(47)
我当指导员的时候·····	(57)
痛楚的争论·····	(62)
大战娄山关·····	(70)
雪山三人行·····	(82)
草地追忆·····	(93)
抬着将军战直罗·····	(105)

黄河畔上受教诲·····	(111)
--------------	--------

第二辑 我们在太行山上

护帅上太行·····	(121)
粉碎“围攻”琐忆·····	(138)
“家书抵万金”·····	(148)
陪总司令打篮球·····	(154)
百团大战的一角·····	(160)
虎踞黄崖·····	(172)
英魂永泽太行山·····	(205)
太行南泥湾·····	(218)
南征北战胜利忙·····	(230)

第三辑 战斗在冀察热辽

艰苦的开拓·····	(245)
两战杨杖子 智歼王铁汗·····	(251)
狭路相逢战北镇·····	(258)
出奇兵象鼻子山初攻坚·····	(265)
战隆化英雄血染苔山·····	(273)
奔袭昌黎·····	(282)
掐断北宁线·····	(291)
密云鏖战急·····	(297)
兵困北平·····	(306)
红军回到井冈山·····	(312)

第一辑

从红河到延河

风 暴 少 年

在右江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城镇。镇上，有参天的芒果树，浓郁的芭蕉林。清清的右江水，从镇旁流过，三月红棉花开时，把镇子映得一片通红，远远望去，呈现一派绮丽的江南景色。这座美丽的城镇，就是原奉议（今广西田阳县）县城那坡镇。我的家，就在离镇不远的那坡乡那驮村。

那坡镇景色虽美，但在旧社会，这里却是富豪人家的天堂，贫苦人民的地狱。反动县官曾伯龙和当时驻扎在奉议县的军阀范石生互相勾结，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向农民巧取豪夺，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大地主、大资本家黄恒栈在镇上开了几个工厂，几年工夫，附近农民的几千亩土地全部落入他和他爪牙岑世荣手中。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迫给黄恒栈当长工。我的父亲，就是在黄恒栈家当长工受尽折磨，积劳成疾死去的。父亲死后，我母亲也被迫到黄恒栈家打零工，我刚满七岁，就成了黄恒栈家的小泥水工。我和妈妈每天拚死拚活才换几个钱来养活两个小妹妹。

一天，我收工回家，看见妈妈紧紧抱住两个妹妹，围着家里那只装粮食的破箩筐直哭。看到这样子，我以为她是因为没

找到零活干，没有米下锅而伤心，便拿出我一天工钱换来的一斤多米，安慰她说：“妈，这里有米，快去煮饭吧！”妈边拭眼泪边抚摸着我说：“孩子呀，今天换回来的粮食，再有一袋还不够呢！”我不明白妈的话意，刚想要问，隔壁王叔叔家传来了一阵阵嚎啕的哭声，使人听了心都会碎了。妈妈站起来说：“快去看看，岑保董要逼出人命了！”我拔腿就往王叔叔家里跑去。一进门，一筐嫩玉米迎头向我泼来，只见王婶披头散发地站在门正中，一手抓着一只空筐，一手护着她五岁的小女孩，嘶着嗓子指天骂地：“我一口奶一把泪把她养这样大，才值三十斤浮谷子，老天爷，你开开恩，这是什么世道呀！”在王婶身旁站着岑保董和他带来逼债的两个打手叉着腰，挽着袖，气势汹汹地逼道：“你到底卖不卖，不卖就得给我粮食！”王叔叔病在床上，气得胸脯一起一伏地直喘粗气，很久才说出话来：“用不着逼死人，我一不卖儿女，二不交粮食，要老命有一条，坐牢去！”“屁！病成这个样子，还想坐牢，白吃岑爷爷的粮，想得美！”一个打手说。

我怕王叔叔病上加气会出事，赶快跑到床前安慰他说：

“要钱，我们借去，犯不着卖人！”没想到，这话激怒了这两个打手，他们冲着我气冲冲地说：“好大的胆子，自己家的债还不起，还替人家出什么主意！”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两个家伙已经到我家催过债，我有点胆怯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借给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正在这时，门外跨进来一个中等身材四十开外的汉子，把一口袋粮食，重重的放在地上，然后又叉着腰，怒视着打手。“陆树敏叔叔！”我象虎口脱险似的，兴奋地叫了起来。陆叔叔是个敢说敢干的人，见了，我胆子也大了，急忙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

“我都知道了，”他似乎不理我，走到王叔叔跟前，拍着

他的肩膀，说：“这怎么行，这次卖她，下次卖谁？”问得王叔叔直低下头，半天才沉痛地说：“陆哥，你的心我知道，粮食还是借给欧婶交吧，她家债务重，要不然她两个小女孩都会被抓走的。”

陆叔叔转过身对两个打手说：“粮食在这里，孩子交给我！”打手哪里肯依，他们从王大婶手里夺过小妹妹，横抓着走出门去。陆叔叔见岑保董的打手人多势众，又拿有枪，没有和他硬拚，而是领着我走出门去。打手越走越远了，小妹妹的身影也逐渐消失，但是，她那嘶哑的哭声，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咬紧牙对陆叔叔说：“要把小妹妹救回来吧，陆叔叔！”

“仇，要报。但是，就咱两个人不行，得把穷苦人团结起来和他们斗，小妹妹才能得解救。”陆叔叔坚定地说。

一晃六年过去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从南宁方向来了一支军队，叫警备第四大队。分别驻扎在田东、田阳、百色一带。我们那坡镇也住了一个连，连长叫刘敏。这支军队，身穿灰色军装，头戴嵌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说话和和气气，待人和蔼可亲，他们住下来后，白天出操训练，晚上到附近的村庄去搞宣传。这支军队一来，那坡乡的村村寨寨，就象一锅煮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了。一些秘密的革命活动也转向公开了。

一天，陆叔叔匆匆忙忙来找我，一见面就说：“给你一个任务：今晚你带黄治峰同志和黄大姐到咱们村宣传，我带刘连长到别村。”

黄治峰是我们县农军的领导人，这谁都知道。但这黄大姐从没听说过呀。

“哪一个黄大姐？”我忙问他。

“刚从百育赶到，等一会你们就见面了。”他说完就匆匆